

<<已故的帕斯卡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已故的帕斯卡尔>>

13位ISBN编号：9787513312493

10位ISBN编号：7513312494

出版时间：2013-7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意)皮兰德娄

译者：谢幕娟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已故的帕斯卡尔>>

作者简介

路易吉·皮兰德娄是极具才华的意大利艺术大师。

皮兰德娄早期注重在作品中真实地摹写现实，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笔触细致、真切、深沉；后期则着力刻画荒诞不可知的外部世界和充满焦虑的内心世界，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是体现其后期风格的代表作。

<<已故的帕斯卡尔>>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叫马提亚·帕斯卡尔第二章 唐恩·艾利戈的怂恿第三章 房子里的鼯鼠第四章 马拉格纳的故事第五章 我的成熟第六章 转动的象牙球第七章 马提亚·帕斯卡尔死了第八章 阿德里亚诺·梅伊斯第九章 阴暗的日子第十章 圣水钵和烟灰缸第十一章 夜晚的河第十二章 我的眼睛第十三章 红灯笼第十四章 麦克斯的玩笑第十五章 我和我的影子第十六章 米妮瓦的画像第十七章 复活第十八章 已故的马提亚·帕斯卡尔

<<已故的帕斯卡尔>>

章节摘录

第四章马拉格纳的故事某天出去打猎的时候，我在一片空旷田野里看见了个稻草人。

那个身形矮小的稻草人全部由稻草扎成，头上还顶着一个铁锅，算是帽子。

我在稻草人面前停下，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我以前见过你。

”我说，“我们是旧相识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大声喊：“尝下这种滋味吧，巴提斯塔·马拉格纳！”

”当时我看到地上有一根生锈的铁棍，于是就把铁棍拾起，接着将那铁棍用力插进稻草人的肚子。因为太过激动，稻草人头上的铁帽子都差点被震得掉下来！

是的，这个稻草人就是马拉格纳。

午后，当马拉格纳身着长袍头戴硬帽满头大汗地走来时，看着就是这副滑稽模样。

巴提斯塔·马拉格纳身上所有东西都是松松垮垮的，那张大圆脸上的眉毛好似是耷拉着的，鼻子也无力地垂在难看的小尖胡子上，脖子缩进肩膀里头，软绵绵的肚子好似是从胸部垂下来的。

他长着这样一个大肚子，偏偏又生了一双短腿，这使得给他做衣服的裁缝很是伤脑筋，所以他的裤子都是吊在腰上，从来都没有合身过。

远远看去，巴提斯塔·马拉格纳仿佛是穿着裙子，又像是肚子垂到了地上。

我不明白，巴提斯塔·马拉格纳怎么会生出那样一张像极了小偷的脸和身子。

我始终认为，小偷们在外表或行为上都有他们独有的某些特征，不过巴提似乎缺少这种特征。

马拉格纳走路总是一副大摇大摆的样子，肚子也就跟着晃荡，双手交叠在背后。

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仿佛那口气是从肺部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格外费力。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把我们的财产一点点掏空，良心怎么还能安呢？

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很深层次的原因，因为他并不缺钱。

也许他只是想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好让他的人生变得有趣一点，哦，可怜的魔鬼。

我一直深信一件事——他的内心肯定也是备受煎熬，因为他的妻子这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就是钳制他，不准他逾矩半步。

巴提斯塔·马拉格纳犯了一个错误，他选择娶一个社会地位比他更高的女人（他本身的社会地位确实很低）。

如果他的妻子西格诺拉·瓜多尼娜嫁的是一个和她地位相当的男人，或许她会是一个贤内助，可惜她嫁给了巴提斯塔·马拉格纳。

瓜多尼娜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马拉格纳她出身上流社会，以及在她的那个圈子里人们是怎样行事的。

所以，她要求巴提也要那样子行事，而巴提斯塔·马拉格纳只能尽力照做。

“绅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它需要许多艰辛的实践。

这是一个大工程，所以你看马拉格纳总是汗如雨下，当然我是说夏天的时候。

更糟糕的是，瓜多尼娜在跟马拉格纳结婚不久就患上了一种胃病，可以说那是一种不治之症。

之所以说它是不治之症，是因为要想把病治好就需要马拉格纳夫人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禁食，也就是说她最爱吃的那种松露丸子，以及许多极富创意的甜点都不能再吃，最重要的是，她将不能再喝酒。

其实，瓜多尼娜本来喝酒也不多，这点我很确定，因为她本来就出身大户人家，并且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但治这个病却需要她一滴酒都不能沾。

作为晚辈，罗贝尔托和我有时不得不在马拉格纳家里用晚餐。

巴提斯塔·马拉格纳通常在桌子旁坐定之后便开始大吃大喝，与此同时又跟他的妻子大肆宣扬节食的好处（这当然是有些故意报复的意味在里头）。

“就我而言，”他总是说（往往这时候要往餐刀上弄一些东西），“其实不明白用食物挑逗味蕾有什么快乐可言（接着就把东西送到嘴里），还不如用这点时间在床上躺一会儿呢。

真是没有意思！

可以很肯定地说（此时拿起一块面包抹餐盘），要是我哪天对自己的胃屈服，我肯定会觉得自己枉为

<<已故的帕斯卡尔>>

男人。

天啊，今天的沙司太美味了，瓜多尼娜。

我再尝一点——就一调羹，放心！

”“不行，你不能再吃了。

”这时，他的妻子会生气地制止他，“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真希望上帝也让你体会下我现在的滋味！

那可能会让你学会如何体谅自己的妻子！

”“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瓜多尼娜？

体谅你？

”（这时，马拉格纳会给自己斟上一杯酒）。

于是，瓜多尼娜会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把夺过马拉格纳手中的酒杯，把杯子中的酒倒到窗子外面。

“怎么了……这是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酒倒掉？

”“为什么，哼！

”瓜多尼娜气冲冲地说，“你明知道酒对我是毒药，毒药！

要是你再看到我端着酒杯，行，你也可以跟我刚才一样，把我的酒倒掉。

夺过我的酒杯，然后也把酒杯扔到窗外！

”这时的马拉格纳会不太好意思地看看罗贝尔托，然后看看我，看看窗户，再看看酒杯，接着说：“

哎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你还是孩子吗？

你怎么能期待我逼着你学好？

哦，我说，你得自己意志坚定一点儿，控制自己的小缺点。

”“你坐在这儿大吃大喝，却让我控制自己！

你在我面前吃得津津有味，开怀畅饮——这不是折磨我吗？

哦，我受不了！

我嫁给你，难道就是为了受这份罪吗？

”没有办法，马拉格纳只能戒酒以取悦他的妻子，以身作则！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一个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很有可能会是个小偷，因为他需要说服自己，他活在这世界上是有意义的。

可惜不久之后，巴提斯塔就发现他的妻子在背着他喝酒，并且喝得很放肆，好似她已经忘了喝酒对她的身体不好这回事。

于是，巴提斯塔也重新喝起了酒，不过他担心妻子会恼羞成怒，所以也只敢在酒馆里头喝。

而一个这样的男人会做出什么事，大家自可想象……巴提斯塔·马拉格纳甘心忍受这些煎熬，也是想着有一天瓜多尼娜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这样一来，不管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其他人看来，他窃取我们家的财产或许也就想得通了，毕竟谁不想自己的孩子能过好日子呢？

不过他妻子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也许马拉格纳从未跟她提过这件急迫的事吧。

毕竟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能再增加瓜多尼娜的负担。

首先来说，她的这个胃病就已经让她受了很多折磨；另外，生养孩子或许会给她造成生命危险！

不行，那样子绝对不行。

巴提斯塔最后还是屈服了！

在这人世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

但马拉格纳这样一份体贴真的是完全真心的吗？

其实不然，否则瓜多尼娜过世的时候，他就不会是那样的表现了。

实事求是地说，瓜多尼娜的离世的确让他很悲痛！

哦，是的，他哭得肝肠寸断。

对妻子的回忆占满了他的心，所以一开始他拒绝让其他女人替代瓜多尼娜先前的位置。

不，我得说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

<<已故的帕斯卡尔>>

你得知道，当时他在镇上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聚敛了不少的财富。

后来，他还是另娶了一个女人，那是一个农场主的女儿——身体强壮，性格温顺，是操持家务的一把好手——所以大家也就都明白了，他最想要的其实是孩子，以及一个能抚养孩子们长大的女人。

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一边瓜多尼娜还尸骨未寒，另一边马拉格纳已经另结新欢了，这多少还是让人有些唏嘘。

但转念一想，马拉格纳的确也耽搁不起，毕竟他的年岁已经有那么大了。

我跟奥利瓦·萨尔沃尼（Oliva Salvoni）打小就认识。

她是皮尔特·萨尔沃尼（Pietro Salvoni）的女儿，皮尔特一直在我们称为“鸡笼”的农场里干活。

我的许多期待都是因奥利瓦而起，因为她，我才生出了要安家过日子的想法，才对家里的财产感兴趣，就连干农活也突然变得有趣起来。

哦，我那亲爱的纯洁的妈妈一点也没发觉我的心思。

最后还是那该死的斯科拉斯提卡姑妈把这一切挑明了。

“难道你没发现你儿子最近经常往萨尔沃尼家跑吗？”

“是呀，这有什么不妥吗？”

他在帮着打理橄榄林嘛！

“帮着打理橄榄林！”

哼，那是为了萨尔沃尼家的姑娘——奥利瓦（这一名字意为橄榄），你个笨蛋！

“于是，母亲狠狠训了我一顿：“引诱良家姑娘，毁掉一个我不可能迎娶的女子，那是造孽……”总之是这之类的话，你们明白的……我毕恭毕敬地听着。

其实母亲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

奥利瓦很会照顾自己，她很大一部分的魅力就在于天生就能从容并且独立地处理许多事情，这也让她少了一些无趣并多了一份惹人怜爱的谦逊。

她笑起来的样子真是好看！

我从没见过那样好看的上扬嘴角，她的颗颗贝齿也是莹如白玉。

我不曾从她的唇上偷得一个吻，只是又一次让她咬了一口——当时我抓着她的手腕，想要抚摸她的头发！

而那也是我们仅有的一次亲密经历。

现在，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竟成了马拉格纳的妻子。

哦，是的，一个年轻女孩儿碰上嫁给有钱人的机会，如何会不动心呢？

但奥利瓦很清楚马拉格纳的钱财是从哪儿来的。

有一天，她亲口跟我说过瞧不上马拉格纳这种做法。

但之后她却因为那些钱财而嫁给了他……不过，一年过去，两年过去——马拉格纳心心念念的继承人还是没有出世。

在第一段婚姻中，马拉格纳将没有生育的过错全都怪到瓜多尼娜和她的胃病上，但现在事实让他不得不怀疑问题或许是出在他自己身上。

恼羞成怒的他开始把气撒在奥利瓦身上，他时不时地大吼：“没怀上？”

“没怀上！”

“到他们婚后的第三年年底，马拉格纳的这种愤怒更是不加掩饰。

很快，马拉格纳开始虐待奥利瓦，冲她大吼大叫，说奥利瓦用外表欺骗了他，还叫嚣说奥利瓦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马拉格纳说他之所以娶奥利瓦，将她抬举到上流社会夫人的位置，就是为了让奥利瓦给他生个孩子。

还说要不是为了这个，他怎么也不会在他那尊贵的前夫人尸骨未寒的时候迎娶新人。

可怜的奥利瓦一句话也说不出，事实上，她也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

奥利瓦只是跑到我家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则是尽力安抚她，让她相信事情还有希望，毕竟她还那么年轻……“你今年是二十岁上下，对吧？”

“二十二岁！”

“哦，这么年轻，干嘛如此沮丧呢？”

<<已故的帕斯卡尔>>

生孩子这事儿急不来，有些人是结婚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才生育的！

至于说马拉格纳，不错，他的年纪是不小了……”奥利瓦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一些疑虑，她在想……哎，她是怎么说的了？

……她说，也许是马拉格纳没有生育能力……是的，她是这样说的！

但这种事情要怎么证明呢？

奥利瓦是一个正派的女人。

在她决定为了钱而嫁给马拉格纳的时候，她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一心一意待他……所以即便是这种事关下半辈子幸福的事，她也没有动过背叛马拉格纳的念头……“你怎么知道这些？

”唐恩·艾利戈问。

“哈，我怎么知道！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她跑到我家里跟我母亲说了这些呀。

在此之前我也说过，我打小就认识她，对她可谓是了如指掌。

而现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伤心欲绝，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让人恶心的老贼！

我能把这一切都讲出来吧？

唐恩·艾利戈！

”“你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就好了！

”“事情的真相是，奥利瓦拒绝了我的帮助！

”哦，我不介意被她这样直接地拒绝。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忙——或者我自以为是这样。

钱，这是首当其冲的事情。

而有了钱之后，自然会有一些没钱时不会有的想法。

在花销方面，小格洛拉莫·帕米诺可算是帮了我不少，他这个人天生就有节俭的本事。

小米诺影子一样地跟着罗贝尔托和我，反正不是跟在我身后，就是跟在罗贝尔托身旁。

很奇妙的是，米诺总是能换上一身应景的装扮。

跟着罗贝尔托的时候，他就打扮得像一个翩翩公子，他父亲也会稍微放松一点钱袋子。

（因为老帕米诺也有“绅士们”爱面子这个共通的缺点。

）不过总的来说，罗贝尔托并不怎么喜欢米诺。

当他发现小跟班米诺不仅模仿他的衣着和领带甚至还模仿他走路的姿势时，他就会暴跳如雷，说一些难听的话把米诺赶走。

这时，米诺就会跑到我这边来。

（这时，他的父亲又会再次收紧钱袋，一个子儿都舍不得给。

）相比较而言，我的性格还是比哥哥罗贝尔托更温顺一些。

我乐于接受米诺的奉承，从中我能得到些许快乐。

只是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又会为这样急切地在他面前炫耀自己感到惭愧。

有时候难免也会做得过分一些，而我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有一次，米诺和我一起外出打猎，路上我开始八卦马拉格纳怎样和他妻子调情。

说到后来，我发现米诺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一个女孩儿身上，而那个女孩儿恰好是马拉格纳的外甥女。

那个女孩儿对米诺似乎并不拘束，倒是米诺自己放不开，始终不敢开口和对方说话。

“我敢打赌，你肯定没勇气和那个姑娘说话。

”我嘲笑道。

米诺反驳说他不是不敢，但我看到这么说的时他的脸憋得通红。

“我跟她们说过话。

”他补充道，“要是我把从她们那儿听到的事告诉你，你肯定会笑出来的！

听说啊，老马拉格纳最近老在她们家，他似乎在和表姐密谋什么事情。

马拉格纳的表姐家里也是那种一贫如洗的……”“他在打什么鬼主意？

”“这个嘛，似乎在马拉格纳的第一个妻子死后，就是这个老巫婆——一个名叫佩斯卡特尔的寡妇——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已故的帕斯卡尔>>

可后来，马拉格纳却娶了奥利瓦。

“于是乎佩斯卡特尔大骂巴提斯塔·马拉格纳是笨蛋，是小偷，是家族的罪人，反正怎么难听怎么骂。

她甚至还狠狠打了自己女儿一顿，责怪她没能抓住马拉格纳这个老匹夫的心。

最近，巴提斯塔又开始到佩斯卡特尔那儿哭诉自己的遭遇，说他没有儿子，家里的财产也是后继无人。

“那是你自己活该！”

老佩斯卡特尔说，这当然是责怪马拉格纳没有娶她的女儿。

谁知道她现在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呢？

“老实说，这些话当时让我很恐慌，我用手堵住耳朵，大吼着让米诺不要再说下去。

那段时间我喜欢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但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

不过，我推测马拉格纳和奥利瓦之所以吵闹个不停，这背后肯定有人在煽风点火。

于是，我下定决心要把那个人揪出来——我想帮奥利瓦，哪怕只能帮到一点点。

我问米诺要马拉格纳这个表姐的住址。

米诺痛快地给了我地址，不过请求我在那个女孩儿面前替他说好话。

他还要我记得，那个女孩儿是他看上的，希望我不要伤害她。

“别担心！”

“我试着打消他的顾虑，”“我不会挖你墙脚的！”

第二天早上，母亲告诉我家里有人送来了一张借据，于是我借这个名义光明正大地去佩斯卡特尔家找马拉格纳。

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急切，所以一路小跑，到佩斯卡特尔家时已是气喘吁吁：“马拉格纳，那张借据... 借据！”

.....”马拉格纳闻言惊恐地站起来，脸色苍白，脚步踉跄，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什么——借据！”

“就算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坏蛋混灭了良心，看到他这种反应，肯定也能明白事有蹊跷。

“就是我们欠这个那个的钱啊.....母亲都快急死了！”

“巴提斯塔·马拉格纳”啊”了一声，然后松了一口气似的坐回到椅子上，看起来也不似先前那么恐惧。

“哦，那个已经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妥当了！”

天啊，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我会申请延期三个月，当然那就意味着我们得多付许多利息.....所以，你特意跑到这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件事？”

“马拉格纳的心情似乎变得很好，他不停地大笑，大肚子也跟着上下晃动。

他让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并跟其他人介绍我：“这是马提亚·帕斯卡尔，这是我的表姐玛丽安娜·佩斯卡特尔，这是我的外甥女罗米尔达。”

“马拉格纳坚持要我喝点酒，说我这一路汗如雨下地跑来很是辛苦，说应该让我解解渴。

“罗米尔达，你能去拿点酒来吗”我在心里说：“这个马拉格纳还真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只见罗米尔达起身，快速看了她母亲一眼，然后离开屋子。

没过一会儿，她就用托盘端了一个酒杯和一瓶酒过来。

这时，她的母亲不耐烦地嘟囔道：“不，不行！”

那瓶酒不行！”

哎，还是我自己来弄好了！”

“说着，她从罗米尔达手上接过托盘，匆忙转身进了食品储藏室。

再出来时她手上端的托盘已经和之前那个不一样了，这次是一个全新的红色搪瓷托盘，上面有着好看的装饰；托盘上放了一壶甘露酒，还有一个挂有几个小酒杯的酒杯架，小酒杯随着她的脚步撞得叮叮当地响。

<<已故的帕斯卡尔>>

我本来想喝苦艾酒的，结果还是接过了甘露酒。

马拉格纳和他的寡妇表姐也喝了一点。

罗米尔达没有喝。

因为是第一次去，我没有停留太长时间，这样也是为了日后再有理由去拜访。

我托词说母亲现在肯定被那张账单搞得心神不宁，所以我得先回去，等哪天有时间再过来和她们好好聊聊天。

佩斯卡特尔将她那冰凉的瘦骨嶙峋且干巴巴的手伸过来和我握手，从她的姿态我可以判断出她并不期待我的再次拜访。

她僵硬地低了低头以示礼貌，未发一言。

不过罗米尔达给了我一个充满善意的笑容，看我的时候，那温柔的眼神中同时又夹杂了一些愁绪，这让我再次被她的眼睛吸引。

其实我一进门就注意到这双眼睛，因为它们的确与众不同。

这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在长睫毛的掩映下，散发出幽暗诡异的光芒——像两只夜猫的眼睛。

罗米尔达的乌黑秀发波浪一样散落在额前和两鬓，在秀发的映衬下，她的皮肤更显白皙。

房子里的装潢很是普通，不过老式家具中间又夹杂了几样新奇古怪的装饰，显得十分突兀，像是要故意显摆似的。

比如房间里那两盏价值不菲的花饰陶瓷大台灯，毛玻璃灯罩，形状亦是十分奇特，但底座却是用再普通不过的黄大理石做成。

旁边还摆着一面圆框镜子，已经不太能照清人影，镜框好几处的油漆都已剥落。

这样一面镜子摆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好似一个疲劳的人正在张嘴打哈欠。

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摆着一张破烂的大沙发，前面放着一张小茶几。

茶几的四条镀金支腿好似动物的爪子，表面却是瓷的，色彩相当鲜艳，墙边还放着一个日本漆柜。

总之，都是这样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

马拉格纳的视线得意地在这些东西上扫来扫去，刚才佩斯卡特尔寡妇端甘露酒过来时，他也是这样得意地注视她手中的托盘和酒瓶。

墙上还挂着一些画作，各种风格的都有，看着倒是不让人反感。

马拉格纳坚持要我欣赏其中的几幅，说那是他表姐夫安东尼奥·佩斯卡特尔的作品。

他说安东尼奥·佩斯卡特尔是一个很有天分的雕刻家，然后又低声补充说：“这个疯子是在都灵去世的。”

“这儿有他的一幅自画像。”

巴提斯塔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是他自己坐在镜子前面画出来的！”

“我一直在默默关注着罗米尔达，将她和她的母亲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她应该是像她父亲”。

可现在看到了她父亲的自画像，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要是我怀疑玛丽安娜·佩斯卡特尔曾对他丈夫不忠，这可能有失公允，尽管我知道她这样一个女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的。

可那幅画像中的男人确实十分英俊。

这样一个男人如何会爱上佩斯卡特尔这样一个丑陋的女人呢？

确实只有疯子才做得出这种事！

我把第一次去佩斯卡特尔家拜访的印象如实地跟米诺说了，说到罗米尔达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她的善良，这让米诺对她的倾慕顿时燃烧成了爱的激情。

他很高兴我认识到罗米尔达的迷人之处，并且我完全认可他的这个选择，这也让他欣喜不已。

“所以，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问。”

和米诺的看法一样，那个叫佩斯卡特尔的老寡妇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善茬，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要为她那善良的女儿放手一搏了。

马拉格纳正在酝酿阴谋也是显而易见。

<<已故的帕斯卡尔>>

必须要马上行动把那个姑娘拯救出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可这要怎么做呢？”

”米诺问，他凝神屏息地听着我说的每一个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我说，“首先，我们要确定几件事情，保持清醒的头脑，仔细研究现在的形势。

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怎样做最好，但我们拭目以待。

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我现在对这件事也来了兴趣！

多么刺激啊！

”米诺察觉到我的言外之意，这让他很是担心。

“那个，你，你是说我得和她结婚？”

”“我什么也没说呀，但你不敢娶她吗？”

”“不是，我不怕……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咳，你似乎走得太快了一点。

放慢一点脚步，动动脑子。

假如罗米尔达真跟我们想的一样——一个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纯洁无瑕的姑娘。

（她的样貌就无须提了——她是女王——你爱她，对吗？）

假如她那狠心肠的母亲和那个浑蛋真的在商量把她当牺牲品，那她现在的处境可就危险了——面对这样的局面，难道你要退缩？

那你还算个男人吗？

难道你不想像个英雄一样救美人出虎口吗？

”“怎么——怎么会！”

”帕米诺结结巴巴地说，“我不会那么懦弱的！”

但我父亲那关怎么过呢？

”“你认为他会反对？”

我可不这么想！

他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难道就因为女方没有嫁妆？

这明显说不通！

你看，罗米尔达是一个艺术家的女儿，尽管这个艺术家不知怎么搞的死在了都灵，但他在雕塑方面很有天才。

而你的父亲很富有，并且他也只需负担你一个人，只要你满意，他又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说服不了他，那也没什么好怕的。

你可以带着罗米尔达私奔，到时我会帮你把一切安排妥当！

哦，帕米诺，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总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退缩了吧？

”帕米诺闻言大笑起来，我继续对他说，一加一是大于二的，他注定要成为罗米尔达的丈夫，就跟有些人天生就得成为诗人一样。

我还向他描述了跟罗米尔达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结婚的种种喜悦，对于勇敢救自己出虎口的人，罗米尔达肯定会是百般温柔。

“当务之急，”我最后总结道，“你得想办法吸引她的注意力，跟她说上话，或者给她写一封信。

我想那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的心情肯定就像困在蛛网里的飞虫一样。

要是你能送封信给她，这无异于救命稻草。

我会帮你放哨，并先到她家周围打探一圈，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等时机一到，我就通知你。

计划很完美，对吗？

”“非常好！”

”帕米诺说。

<<已故的帕斯卡尔>>

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急着让罗米尔达嫁给帕米诺呢？

没道理啊。

咳，其实我之前也说了，我就是喜欢在帕米诺面前显摆我的聪明。

我想让他明白，只要我一出马，什么事都能摆平。

一句话说穿，就是我做事情很欠考虑，完全凭自己的一时冲动。

也许这就是姑娘们喜欢我的原因之一，尽管我有点斜眼，甚至可以说长得丑。

不过这一次我还真不仅仅是为了显摆。

我之所以会这样费心机地为帕米诺和罗米尔达打算，其实是为了跟那个老浑蛋马拉格纳实打实地较量一番，我想让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偷鸡不成蚀把米。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确实很心疼奥利瓦，我希望能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做点事情。

现在，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如果说帕米诺临阵脱逃，没有执行计划的勇气和决心，那这是我的责任吗？

如果罗米尔达爱上了我，而不是倾心于帕米诺，那这是我的错吗？

另外，要是那个该死的佩斯卡特尔精明到让我相信我已经消除了她的不信任，并且她还会因为我的笑话而露出真心的笑容，这也算是我的错吗？

我的确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在慢慢变化。

我看到她最后是欢迎我去她家拜访的。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当时我还算有钱）频繁造访她家，并且对她的女儿表露出好感，她如何能不高兴呢？

就算她之前对我有所怀疑，这种疑虑也会逐渐打消。

其实，我还应该看到另外两个事实——说出来肯定也会让你大吃一惊——第一，从那之后，我再没有在佩斯卡特尔家遇见过马拉格纳；第二，她只在上午接待我。

但我当时如何能判断出这两件事的重要性呢？

她让我早点过去拜访，这很正常，不是吗？

我自己也经常说，趁太阳还没升高之前在树林田野间赶路更加惬意。

除此之外，我真的爱上了罗米尔达，尽管我一直怂恿帕米诺去追求她。

我突然间就爱上她了，那是一种很激烈也很莽撞的感情。

我爱她那双长睫毛下面的墨绿色眼睛，我爱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她的脸庞，她的一切一切——包括她后颈上的那颗痣和手上那个几乎不可辨的疤痕。

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吻她的小手，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帕米诺的名义做的。

当时，这一切并没有引发什么严重后果。

有一天，我和罗米尔达在“鸡笼”庄园里头野餐，她的母亲就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窥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在开帕米诺玩笑的时候，罗米尔达突然间哭了出来，她抱住我的脖子，请求我可怜可怜她。

“马提亚，你带我走吧！”

她哭着说，“带我离开，到看不见我母亲的地方去，我不要再待在这个家，看到马拉格纳，或者这儿的任何人！”

今天就带我离开，今天下午！”

“带她离开？”

我怎么能带她离开呢？

并且，我为什么要带她离开？

在那之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仍然如痴如狂地爱着她，并且以我惯有的那种决心为她做任何事。

为了让母亲有个心理准备，我开始跟母亲透露我即将结婚的消息——这肯定算不得一场体面的婚礼。

就在这时，突然我收到了罗米尔达的一封信，信上说，我不必再为她花心思，也不用再去她家，我们俩从此一刀两断。

这算什么？

我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已故的帕斯卡尔>>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奥利瓦竟然哭着跑到我家，好似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整座房子都在颤抖。

奥利瓦哭哭啼啼地说，她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她的“男人”已经用事实告诉她，他是可以生育的，问题是出在她身上！

他还特意跑回家，趾高气扬地炫耀了一番。

奥利瓦说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我拼命制止自己开口，我想，我必须考虑到母亲的感受。

但这些真的让我难以承受，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房间的，我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心痛欲绝。

我问自己，罗米尔达跟我共同经历了那么样的一些事，如何还能去蹬这种浑水呢？

有其母必有其女，这句话还真没说错！

她们不仅耍了老笨蛋马拉格纳——即便马拉格纳让人讨厌，但这样子的戏弄还是很过分，最重要的是，她们还耍了我一遭。

不仅佩斯卡特尔利用我，就连罗米尔达也是利用我达到她自己的邪恶目的——从那个正掠夺我财富的人那儿得到钱！

与此同时我那可怜的奥利瓦却受尽苦楚，颜面扫地，再无快乐之日。

一整个白天，我都在房间里头生闷气，天快黑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住了。

于是我走出门，口袋里揣着罗米尔达给我的信，奔奥利瓦家而去。

一进门，就看到那可怜的姑娘正在打包行李，她打算回娘家。

但马拉格纳虐待折磨她的事，她一个字也没有跟老萨尔沃尼说。

“我没办法再跟他一块儿生活了。”

“她嗫嚅着，‘不，一切都结束了！’

既然他找了个新的姑娘……或许……”“所以，你知道那个姑娘是谁？”

“闻言，奥利瓦掩面而泣，哭得肩膀一抖一抖。”

“那女的可真是厉害！”

“终于，奥利瓦双手举过头顶，用颤抖的声音说，‘可真是厉害！’

还有她的母亲！

她的亲生母亲，一块儿策划的，你知道吗？”

“你所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

“我脱口而出，‘看看这个！’

“说着，我把罗米尔达的信递给奥利瓦。”

她愣神地盯着那信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从我手上接过，问：“信？”

上面写了什么？”

“奥利瓦没有上过学，所以她不识字。”

她用眼神向我求救，在这样痛不欲生的时刻，她不想再费力气去研究那个东西。”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坚持道。”

无奈，奥利瓦用手背擦了擦泪眼，展开信，然后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边拼边念。

念了一两行之后，她翻到信的背面去看签名。

然后她盯着我，眼睛都快要鼓出来：“你？”

“她喘着粗气。”

“这样吧，”我回答说，“我来念给你听！”

我从头开始念。”

“但她把信压在胸口，不愿给我。”

“不行，”她尖叫道，“这是我的，我的！”

我要好好利用这封信！”

“我只能苦笑。”

<<已故的帕斯卡尔>>

“你打算怎么用呢？”

把这封信拿给马拉格纳看？

我可怜的奥利瓦，这封信里并没写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更何况你丈夫现在整颗心都在那个女人身上，他怎么会因此而怀疑她呢？

她们已经让你丈夫咬钩了，鱼饵，钩子，钓线，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啊，是的，你说的没错！

确实是这样！

”奥利瓦嚷道，“可你知道他有多过分吗？

他跑过来跟我说，永远都不准说他外甥女一句坏话，否则要我好看！

”“哦，天啊，我说得没错吧！

”我回道，“如果把真相告诉他，你什么好处也捞不到，这是下下策。

你首先得把马拉格纳安抚好，让他以为一切都跟他计划的一样……你觉得呢？

”大约过了一个月，马拉格纳狠狠揍了奥利瓦一顿，并气冲冲地跑到我家，嘴里骂骂咧咧，质问我破坏她外甥女罗米尔达的名声——那么一个天真无辜的姑娘——究竟有什么好处？

他的外甥女，换句话说，也是我父亲好朋友的外甥女，一个可怜的孤儿，一个没有人保护的可怜姑娘。

他问我为什么要做出破坏她清誉的事。

之后马拉格纳稍微平静了一些，才跟我说他原本不想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毕竟，他到现在还没有生育——这说出去不好听。

他只是一心一意想要那个孩子，时机一到，他就把那个孩子带到身边亲自抚养。

可现在上帝却对他如此残忍，竟让他的“正牌妻子”也怀了孕，这可如何是好？

一个是名正言顺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长子，以后的遗产究竟要由谁来继承？

“这都是马提亚干的好事！

”马拉格纳最后又咆哮道，“是马提亚出的馊主意！

他得解决这件事，听到了没有，马上解决。

我的话就说到这儿，不会再浪费唇舌，要是你们不照办，后果自负！

”现在我们先停一下，理理思绪。

这一路上，我确实经历了不少波折，肯定会有读者认为我是个傻瓜，或者心里这么想却不忍说出来。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的生活并不属于我，所以现在任何事对我而言都不重要。

我建议我们停下来，各自思考，理清头绪。

现在来看，罗米尔达肯定也不至于做勾引“表舅”的事。

不然，马拉格纳怎么会因为妻子把这些事说出来而暴打她一顿，并且跑到我母亲这儿讨说法，说我毁了他的外甥女？

事实上，罗米尔达在我们去“鸡笼”庄园后不久，就跟她母亲说了我和她之间的事，说我们两个是两情相悦不能分离。

但那个老女人一听就来了气，还说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即将身无分文倾家荡产的人。

罗米尔达想要跟我在一起，但在她母亲佩斯卡特尔看来，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作为一个精明的母亲，她肯定得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我想，这个办法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明白。

每次马拉格纳去她家拜访，佩斯卡特尔都会想个理由离开，只留罗米尔达和马拉格纳单独相处。

罗米尔达有时就跟这位“表舅”倾诉自己的心事，说到动情处难免情绪失控，流下两行热泪。

罗米尔达跟马拉格纳讲自己的艰难处境，说母亲逼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她请求马拉格纳帮她劝劝母亲，让她母亲接受一个事实——她已经委身于那个男人，并且她决心要忠贞不渝。

马拉格纳被罗米尔达的故事打动，但像他那样的人，即便心里有所触动，也绝对不会心软的。

他提醒罗米尔达，像她这样年纪的姑娘还是在母亲的操纵之下，她的母亲甚至可以采取法律措施对我

<<已故的帕斯卡尔>>

提出控诉。

而他呢，真心地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男人——懒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可能是一个好丈夫。

他认为罗米尔达应该割断情思，为母亲考虑一下，并且日后她自己也肯定会庆幸自己做出这个选择。另外呢，他其实有个办法可以帮到罗米尔达——假如一切都不张扬出去的话——他可以做那个孩子的父亲。

是的，他可以领养那个孩子，把他当亲生孩子看待，因为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生育，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要一个继承人。

你们说，还有人比这更大度，更诚实，更正直吗？

问题的关键是，他要传给子女的财产确实从我父亲（准确地说是从我）这儿掠夺过去的。

如果我让他的希望破灭，该受到责怪吗？

他现在有两个希望，我或许可以戳破其中一个，但要是让他全部落空，那可能就有些过分了。

我想马拉格纳也知道，我的哥哥罗贝尔托结有一门很好的亲事，所以就不会追究他从我们家窃取的那些财富。

所以你看，只要落入这些公平、正直、诚实的人手中，我就得为所有的错误负责。

这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了。

一开始我坚定立场，愤怒地拒绝。

但我母亲已经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灾难。

她认为我跟罗米尔达结婚——她是马拉格纳的亲戚——或许能帮我们渡过一劫。

所以，我妥协了。

可是，未来我和我那年轻漂亮的妻子，却不得不在暴戾、残忍、无情的佩斯卡特尔的支配下生活……

<<已故的帕斯卡尔>>

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初蜚声文坛的小说家与契诃夫、易卜生比肩的世界级戏剧大师两次制造出自己死去假象的小说主人公帕斯卡尔，企图以此出逃来获得真实的“自我”，但现实总是困难重重……

<<已故的帕斯卡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